

卷之十五

藝文志第十一之二

卷之十六

羈縻志第十一

卷之十七

雜志第十二

重印李脩雲南通志

惺广題簽



雲南通志卷之十五

藝文志第十之二

贊類

唐司馬貞西南夷傳贊

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

殊風夜郎最大邛筰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晉劉昫西南蠻傳贊

五方異氣所稟不同維南極海蠻與戎惡我則叛好我則通

不可不德
使其瞻風

國朝方希古翰林待制王禕像贊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

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王啓忠武侯諸葛亮贊

東京失馭炎祚無主四方龍鬪帝胄求輔公居草廬日哦

梁父三顧旣頻許身翼羽中道受遺未復漢宇五月渡瀘深入蠻土七縱服心豈在毒武南方旣定中原

可取上表出師伊呂爲伍志雖不就名高千古

文獻公姚樞贊濂洛教衰中原左衽
云任惟文獻公生非華蔭上接常伊誰

翊剛以寢何事非君之任雖禁一言
止戈杵血不廢巍功在人史筆可噤

忠文公王樟贊浙東二儒公居其一遡流求源考亭
同出惟公柄用草昧之日爝火未收

往說經術彼昏不知胡運已黜如狂肆侮卒乃見亟
皇赫斯怒爰整戎卒直擣其巢取致斧鎗乃弔忠

魂乃詢故實血食有祠信史
有筆我再拜公奚遑多述

忠節公吳雲贊忠文遇害公再奉旨彼狂不知繼
賊以死公初柄用六卿是齒其使滇

南匪因瑕累惟帝知公遭降遺壘公執不屈死報
天子雙魂不歸遙萬里惟國旌忠先後媲美程報

嬰杵臼同

序類

唐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序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
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

劍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尉
不剛蠡賊內訌蛇豨荐食表撐裏拓蠻服猶懼侵軼未陰

綑戶莫急二邊於是先事侯情并謀合知料敵執搘
地險計軍實而備邊錄作焉卽十三卷之簡見萬里

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亡序夫
備敵於一方其策易備敵於多方其謀蘿朔方旣城

武薄伐於西文王其勤也獵允既攘鞠旅於南宣王其
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可懼哉然山川院塞
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錄譏於
天寶九州別錄上於正元禦戎新錄奏於元和元振
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幄畫
詳已然之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爲安折柳爲固猷之
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垂之任得不爲南鄙慮
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暢北靡突厥東憺遼海窮髮反
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蕃閒釁河隴失
險締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
珉我圉孔棘有守曰臯鑿青谿道要結蠻好掎鹿效坤
順纂集事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盜戎膽雖
讐蠻旣始牙深入成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且旰食
矣疇咨良翰構失嗣恥爰命德裕抗旌秉鉞葺殘奮
性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相入者圖
之左與戎密邇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餉靡不察乃立
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
騎而晨戰器械靡不飭大度孰制城以杖義榮經孰
控城以禦侮西山孰院城以柔遠復邛崍關徙越嶲
治慮敵而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
計條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郡固實外夷情
圖標之首卷而第四卷敘維州本末尤悉書成於大
和六年撰迨會昌中秉國之均始奏上之觀諸文集於大

有可考二邊方騷而金湯之二虜孔熾而震雷之匪
石畫沈幾曷克轉茲藏之禁嚴副在邊瑣日戒夕惕
庶克有定大中而後恬憂好暇懷燕安之毒曉鶩擊
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墮埃厲階之梗惟蠻爲甚
狃捷及米絲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
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錄三卷獻於朝吁德
則闢然入戶庭矣憂先於事事至而憂奚翅銖石之
差與據舊鑒新不可不悲患於微眇也易之蹇曰利
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利
按唐藝文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
餘軼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元虞集雲南志略序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之地
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
撫以恩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往
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
樂外官天子憫遠人之失牧也常簡去增秩優以命
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
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
事造釁以殘害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敎寃憤竊
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
者簞壺迎溪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以
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取於中
治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
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而

羣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誌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財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嘆也其誌曰張喬斬奸滑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琨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諸詩必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尚

元明善雲南志略序

昔在世祖皇帝之貴介弟帥入

由是言之似亦善地及讀李君雲南志略乃復如此
雖然彼亦人爾其好安惡危趨避利害與常情同無
庸徵於古遠我朝曾出平章政事賽典赤都護諸部
今沒三十餘年慕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居常考其
設施是不過因其性俗利而道之底於安耳自時厥
後盜兵者有之陸梁者有之亦嘗考其致此之由蓋
其人生多犷悍不閑禮教牧以雄剝漁獵之人嘯乎
蟻聚激忿肆毒又何暇顧防範哉嗚呼斯民也吾聖
祖神靈之所及執事者可不究其所以治亂而拯之
乎余讀李君之書深悲李君之志李君之志豈徒謂
之井疆俗產而已李君名京字景山今爲烏撒烏蒙

道宣慰副使佩虎
符兼管軍萬戶云

李京雲南志略序

蓋嘗覽樂史寰宇記撫綽雲南志

誕不經之說大德五年奉命宣慰烏蠻比到任值編事無成諸蠻拒命屢被省檄措辦軍儲事烏蠻六詔

金齒有夷二年之閒奔走幾徧於是山川地理土產風俗頗得其詳始悟前人紀載之失蓋道聽塗說非產身所經歷故也自以所見參考衆說編集雲南志略四卷至若世祖汗馬之勞大帥兀良吉歹血戰

之功平章賽典赤寬仁之政與夫帥府行省之廢置沿革自有雲南事蹟總錄在茲不復云

國朝王景常雲南圖經誌書序

洪武二十有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

謂景常曰國家繼天立極輿圖之廣亘古未有洪武初卽命天下郡邑脩撰成書以昭大統當是時雲

南未賓茲用弗備子其爲我成之將以達於上景常拜命之辱不敢辭粵若夏后氏之王也分土作貢

周述職方漢收秦圖籍皆誌也曰誌者何聚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貢賦繁簡以立經陳紀非徒示輿圖

震蕩六合四夷八蠻莫不稽顙效臣順襲冠帶幅員

所有載輿圖之書是宜奄八荒而履無外也考于史氏所載宏綱大典煥乎有章雖雲南以後服見鋤而事

功不可不紀按雲南自昔外於王化元初剷封畊列郡縣嫗煦撫摩與漢唐羈縻之風何異重以梁王不

師迪奉辭伐罪虐信使誘納我遁逃由是陁皇上帝命將出
外鎮以重臣十數年間政化漸於蠻獠爲樂國澤溢於方
模繪日月編次成書掛一萬漏庶國家縕典將於是
列乎備嗟夫禹貢史也聖人刪而爲經春秋經也三傳
而爲史漢唐以降合而爲誌雖繁簡不同道一而
已是誌文也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貫穿禮樂一禋
食貨藝文之事諒不足徵前史之萬一然一方大廟
亦可見其六七云

金齒安邊定遠樓序

既平雲南之明年羣蠻蠹同日
燭亂所在逐官守圖城郭永昌

受害爲禍旣數月次第復平之致其首帥於京師
天子以爲教化未加罪不在蠻一置之不問且卽其
首帥而任之重愍永昌之慘於蕩覆也以元右丞李
公忠謹可屬命僉雲南指揮事往撫之公至宣朝
廷德意招徠反側一年始定乃城其故址建樓東南
之衝名曰安邊定遠遵古制也夫邊遠非一樓可安
定也而安定之功樓於城或有助焉且邑之有城城
之有樓古先聖王所以限封守固民心也然非以爲
恃也况永昌壤地與八百緬車里犬牙相制諸蕃人
面獸心闕徇我勢非威不威是不可植表限仁義化
城也則城守樓櫓之備尤不可緩昔張仁愿築三受降
城於河外虜至必敗於其下是必有道矣不然城受降

城朔城東何以並列於經哉蓋
之不可弛也樓安得已乎雖然封疆不足以界域河
前永昌文學掾夏伯通嘉李公能恢前業率其徒歌
以美之命臨安寄客王景常序之詩曰巨靈鑿開混
沌穀洪濛肇分六鼈膊翕乾簸坤奠光嶽茫茫星野
爲尙玄朴一視同仁乃於穆力強衆郡始相搏不周
山摧地維縮共工殄天天不劚女媧煉石真一謹三
五繩繩聖智鑿神父啓宇建城郭斯民永康成穀穀
守國設險臣所告夏王敷土聲敎渥五服相維翕聯
絡有商繼世肇造毫姬旦營周始城洛城東城朔壯
前躅南仲召虎芳汗竹漢闢哀牢開朱若况有博望
相馳逐孟獲七擒雍闔侈千載天威此徼福宋闢可
渡限南服不有聖君何以勗我皇恩澤融滲漉拓開
重關奠光軸朱雀南飛象天宿西南萬里一正朔永
安集諸蕃事耕種時和歲入犬羊腹將軍受詔作南牧
昌舊是南詔督折壤已入豐歸樂育處士如雲令行
沙吒叱曷矯鼓角嗚嗚起寥廓北來雄藩森劍槊南控風
山遠仡仡新城樹戎幄寶刀在帳弓在箭南樓聳飛與
山巒雕甍粉署照平陸龍蛇大篆炫丹臙戰格連雲
刁斗無亡鏃田野每每生意沃土毛被野藪蒼綠雨
風時若膏霖霈帕首雕題儼祗肅舉頭一睹瞻已落
卜不戰屈人功歛燭知將軍盛威略制治剗繫若龜

用爆鼓代明燭酒酣漸離擊鳴筑拍闌應節岸巾幅要將忠

義勵士族文夫功成願方足東瞻五雲香
撲撲闌干影轉旆頭纛知是扶桑散清旭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而震霆作此可以觀天人之變靡

明治化之迹而進夷於中國也夫夷之俗無禮義君臣上

慕子可不與之進乎按元史龍溪集紀天歷初雲南

君子或挺然能自附於忠義之科

中慶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獨

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

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唾賊罵不絕聲賊怒裂而殉之

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謚曰莊愍

旌其門官其子時中子斥臨安時中爲文學掾一如

集中懼其事之荒涒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爲我序之嗚

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夷服會不多見昔安祿

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死睢陽雖武

夫小校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怪也

唐史列之於傳植大義於後世者至矣敗狐之叛中

慶大藩也威楚大郡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

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一夷人耳食九品秩乃凜

凜乎仗大義樹大節甯死而不顧見理明而臨事不

炫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由而生哉予

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

雲莊愍死節事豈史闕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
以在夷而略則失之遠矣殊非近夷於中國之義也
因爲述之於簡以補史氏之闕也以旌死事也以爲
者勸也

送五雲韓先生詩序

五雲韓先生居夷十五年立身

海內深自晦匿從田夫野叟漸不爲人所知識俱可
謂善處憂患者矣一朝用世都人額手願留皇上以
材見賞是豈人力所致哉惟天純佑默有相之開
天下於治至也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斥十又六年
坎壈蹇迫自意與世絕矣長與荷戈執戟者伍矣
聖天子嗣寶歷日月重熙萬方景從開洪龐而爲
玉燭釋皇武而建眞符返澆漓而爲淳朴以納民於
軌物不浹十辰首拔桂慎於拱稽中未幾復有伯時
不知其幾矣矧伯時素以德望稱貞元會合實惟其
之命飈舉雲蒸乾開坤闔震盪萬彙四海彈冠而起
期伯時行矣不知都人亦有額手者否乎曾以材見
賞否乎君子曰是行也不爲六卿卽爲三輔其果否
乎余因之有感矣人每言治道有隆替古今人物不
相逮今皇上初復風氣熙熙然皞皞然光采丕變一
時表著將多於前功以是知治道不於常於其人古
今不於常於其人蓋賢人治之具也伯時行矣天之
萬里簡拔之恩廣其身也將以斯民濟也伯時尚思朝
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將以經濟敷其賢哲於以立天地心

建生民極開億萬年太平之盛斯不負九重求賢之意且允愜士大夫願願之望伯時行矣其將何以處我唱三嘆系以詩曰勸君以仙家霞觴聚散等萍梗劉祖著鞭何敢先憶昔同臨汾晉時薇垣劍佩相追隨祇今違離南海上聲名不減咎與夔聖皇恩澤被八極有詔掄材面水南國南中逐客今幾人渠是前朝真柱石北風吹沙水不流布帆夜下白鷺洲謝安聲名今在晉呂望事業行歸周磻溪東山舊遊處此時風氣知何如五雲蕩漾闔閨處咫尺天衢多雨露明朝響佩趨鳳池金璋紫綬光陸離調元有手會須展好揭元會還雍熙贈君以清廟一唱三嘆之朱絃勸君以仙家霞觴九醞醞之清酒賈生志氣傾湘潭坡老文章動星斗蓬萊西弱水鵬翼扶搖千萬里攬衣終夜仰斗樞一

落道文光

平顯雲南志後序

聖人大統六合也雲南僻介遐壤自昔羈縻元置

牧守徒擁虛位我皇明誕敷聲教救甯遠人用夏變夷悉侔中國黔甯昭靖王鎮以懿親十有一載賞罰畢協鋤強懷柔遠革心翕然從化廟食千古理其然乎西平惠襄侯纘乃舊服一循成軌歷覽舊志事採略辭煩卽命括蒼王景常攜李程本立稽諸邃古芟採編撰迨及有成將獻納焉不幸捐館二公亦接踵其筆削去取皆仍二公訂定不敢損益聞有遺缺蒐應徵弗終厥美嗣侯昭繩其武復命不肖衰而次之

廣訪其補綴書成於洪武庚辰之夏鋟刻於明年之冬用其傳鳴呼是土也先王奉敷天威戡定數載然後固能一其政君侯克紹前烈纂輯奕世然後能成其書不易乎後之覽者非徒究其井疆俗產而已當知古民成人之所以得失成敗懲惡勸善而致化

鄭顥重脩雲南志序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選文學之士

授以條畫分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計偕以上而進士王穀實來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安簡宜總其事君承事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殫心竭慮期蒐訪之必精燭故鉤新在去取之皆當不四閱月而志書告成將鋟梓以傳詣予乞言爲序惟雲南之事載在漢班固西南夷傳者舊矣至元李景山始爲志略然其時聲敎初及制度簡率禮樂文章之事未甚明備道風俗之美未甚同一宣貞乎蒐訪者難精而該載者不博也我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大振古莫及雲南以險遠後服太祖皇帝特命勳臣鎮之迨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墳衍原隰物產之富郡縣之城郭疆理之雄靈壇古跡琳宮梵宇之勝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哲士之生於其鄉仕於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人於是道德既同而風俗丕變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其時耶雖然禮樂文章之明備道德風俗之同一固責抑何以成昭代制作之盛而觀今日大統之脩

井寰區如斯其廣者哉是書之成遠稽諸經近考史籍
之勤蒐訪之詳盡可謂無遺漏矣而陳君用心
繆析明白詳盡可謂無遺漏矣而陳君用心

陳文重修雲南志序

皇
上續承大統撫御萬方夙夜孜孜圖惟甯永迺於景泰五年

秋七月八日詔禮部重脩天下地理志將悉閱而週知之其奉使來取及所在任其事者必慎選文學才德其人以充時進士王穀詣雲南宣昭聖意於是文等忝於其事祇嚴朝夕博訪而遍觀窮搜而遠探正舊志之乖訛公輿情之去取若是者四閱月始獲成書分爲十卷以進而雲南古今事文殆無遺者旣而以所存之藁命工鋟梓而序之曰地理有志肇於夏之禹貢掌於周之職方著於漢之遷史而班固廣之之曰志凡河嶽之流峙原隰之肥硗物產之登耗風俗授方任能用臻康乂者良以此也雲南古西夷靡莫之屬遠在荒外而禹貢職方之所不及者也漢武時之始通中國繼以屬晉隋唐雖曰郡縣其地不過遙制以爲羈縻而已况蒙段二氏假號承強歷數百年屢爲邊患宋則置之度外豈惟力之不贍哉至於僅能一而撫之然治教晦塞氣習猶不自異於內地視明奄代之遙制以爲羈縻者又豈能大相違哉天啓皇徵肅以後服特任勳戚盡臣領重兵而世守之蒞以施藩鎮肅以臬司因革其郡縣制其田里閭井其民以施藩

治遍立學校以施教又以簡命練達重望之臣以巡撫
之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聖化漸被無閒窮僻椎卉
化爲衣冠啞呼變爲雅頌熙熙皞皞亦何下於內地
哉由此而觀則皇明之有雲南不特一其地以示輿
圖之廣然定爲經制以成其治教之盛實亘古所未
有也今具於志得非希世之盛典歟文等文學才德
舉無似者敬竭愚衷仰答聖意於萬一而皇明丕顯
丕承之化無違弗屆亦於是而概可見矣嗟夫顧此
於一偶之陋繼今以往獲媲美

楊士奇王華川文集序

王公以翰林待制奉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

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嚮服會有
偏強拒命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公死
事始白於中朝然旌褒之澤未及也皇上嗣大統之
五年詔贈翰林學士賜謚忠文於是距公之死七十年
年矣公之文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錄其死事
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顏
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
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
周洪謨孝節堂序孝行節義皆至善也國家畀璽書
受旌異於戲休哉楊氏子仲倫集士大夫所爲傳記
心而勵天下之風化耳大抵楊氏之門一家三節俱
叔父時謚痛父明輔早逝事母崔氏極孝者何仲倫之
題詠凡若干篇而來請予爲之序夫孝者何仲倫之

知而疾劇乃焚香籲天乞以身代母頓差後延一紀

事之如事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旦必歸省問從父母

省畢不入私室卽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又廬墓六

致節者何仲倫之伯母施氏早喪夫時雍嫻居四十

年手植松柏數百株百鵲羣集馴擾人以爲孝感所

施氏以柩歸治葬如式親戚以其少無子從更改適

乃以刀截髮守志以終其身仲倫之母趙氏早寡欲

自鳩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孤尙幼汝死誰其鞠之乃欲

悟矢無他志訓諸子以成立仲倫舉進士爲內江尹

今調安化仲倫之叔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再醮乃

閉室自經諸先後破牖入救之得不死教遺孤宗白

以成入始終一節夫惟至善之萃於一門者如此是

宜有司具以上聞而並受寵渥也世之爲人子爲人

妻而惡行涼德者何限乃若滇洱萬里之外至善疊人

出晶華炫燿豈非由聖朝文明之化徧於

四海而致然乎故喜爲筆之使傳於永世

湛若水送吳生問學還騰序

吳生不遠萬里之途問

推原所自度嶺來穗城問學於甘泉禹山大極之同

曰堯生也晚竊聞吾儒之學迺天地人物精神命脈同

爲精一神理充塞流行千名萬狀皆從此出虞廷發之

爲精一孔門傳之爲一貫而孟氏衍之爲自養無害

甘泉翁曰子之言然也生曰此吾儒易簡中正之路

不落方所不涉言筌人皆可得而契取者何孟氏

沒訓詁支離日趨迷徑翁曰子之言則然矣此果子
衍而知之乎千聖千賢從此大路更無別路有之則
異端矣生曰昔濂洛大儒洩無欲之說定性之書孔
氏中路千年再闢尋汎於考索或偏於躬行至白沙
闡爲隨處體認天理授諸蔣先生又揭天地萬物一
體指點孔門仁旨而入之自默坐澄心始堯也習靜
齋明乃於斯理少有契聞而未究底定先生命走禹
見山謁見師翁惟終教之無虛此生翁曰三傳一道子
見路脈中正矣顧力行如何爾生曰請聞焉翁曰子
明知行路乎始學者如行夜路初行甚黑久之漸有光
明雖前有溝壑崎嶇不至失足矣子又知登山乎高
萬仞則視下低一級更有層光景歷千尋之石涉
只是一點浮雲過目其有涯哉勿信我語自力行之
自得自見且持此以復道林何如也遂抗手而別
童軒愷然堂八景詩序黔土今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

將軍太子太傅黔國公益齋嗣休象賢益靜以理頃
歲登時和邊陲安帖四郊無鬪爭金革之聲乃立藏
脩之所扁曰愷然堂環布諸景予嘗從公之遊而
得其大都焉奇石環峙煙銷日明芙蓉獻秀若天作
映若霧蓊而雲庇者嘉木垂陰也盤谷之間玉泉瀉
而清越印池之上錦鱗躍而金梭橫藥砌凝紅黃鳥池
雲影也石闌瞰綠錦鱗躍而金梭橫藥砌凝紅黃鳥池